

周时奋文存

# 故上家國

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血盆的后花园，商帮的根据地，佛教的大丛林，海运的咽喉口。

The backyard garden for the courtier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mmercial chambers.

The Buddhist monastery for the Buddhism. The famous harbor for the sea transportation.

周时奋文存

# 故土家国(上)

Gutu Jiaguo (shang)

周时奋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目 录

## 001 史心雕虫

它山堰研究……	003
小江湖考……	041
从古越黑土地上走来	
——鄞州历史上的几个大节点……	052
最后的运河城市……	127
乡言村谚的文化涵义	
——宁绍两地的乡村方言中文化内涵的	
异同……	157
《鄞蛟川周氏宗谱》考释……	190
宁波与美国的一段“石缘”……	232
话说宁波……	242
宁波菜的讲究……	265
上帝之手	
——冷眼看宁波城市改造和再造……	278

289 目中几人

- 全祖望：浙东学术的最后一块丰碑……291  
从“桓溪”看全祖望文化主义立场……310  
雕弓铁笔赋乾坤  
——明末伟大的军旅诗人张煌言……329  
屠隆与汤显祖的友谊……348  
戈鲲化与他的《甬上竹枝词》……360  
为了忘却的记忆  
——马克西莫夫和他的油画训练班……376  
伟大的画家 杰出的女性  
——记乌克兰画家雅勃隆斯卡娅……384  
梅第奇家族与文艺复兴……391

397 讲座与论说

- 地形成城 生态成俗  
——宁波城市形成的地理依据……399  
家族制度和家族谱牒……423  
当代文化思考的线索  
——与万里文化传播学院课题组交流……452  
关于开发宁波旅游资源的粗浅思考……468

宁波城市雕塑的大创意……482
<b>一轮修志与二轮修志</b>
——在“《象山县志(2008)》工作人员培训会” 上的演讲……495
<b>商人没有故乡</b>
——答×××问……507
<b>略谈东钱湖石刻……513</b>

## 541   **文化笔记**

中国古典诗词……543
<b>中国美术鉴赏的线索</b>
——为鄞州区文化干部所作的专题讲座……594
<b>关于文化改革大趋势的思考……615</b>
关于“文化现代化目标体系”的粗浅思考……633
关于剧团改革和演出市场构建的一种思考……639
民营美术馆的现状和探索……653
关于教育或民办教育的思考……666
关于学校管理的思考……672
关于哲学的思考……679

## 709   **《周时奋文存》后记**

史心雕虫



## 它山堰研究

它山堰在浙江宁波的西部山麓，位于鄞县的鄞江镇。这里是甬江支流奉化江的第一个分支鄞江与它的上游樟溪的分界线，工程始建于唐文宗大和七年（833），经历代维修增益，至今仍发挥着它的水利作用。1988年1月，经中国水利史学科带头人姚汉源教授等专家的建议，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在两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属于古水利工程的仅有灵渠、郑国渠、都江堰和它山堰等4个。它山堰为“中国四大古水利工程之一”的说法即出于此。

本文根据笔者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心得，结合迄今为止对于它山堰的主要研究成果，对这座古水利工程的研究作一个阶段性的总述，并对它山堰的文献评述、建筑动因、它山释名、强堰、魏岘生平等提出新的看法。

### 一、历代文献中的它山堰

迄今可稽最早记载它山堰的文献间接来源是成书于宋淳祐（1241—1252）间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以下简称《备览》），关于这本书的研究，笔者在下面还将专门论述。这里要提出来的是，在

这部著作的“卷下”中，收录了唐代僧人元亮的一首《它山歌诗》，其中说：

“它山堰，堰在四明之鄞县……太和中有王侯令，清优为官立民政。……略呼父老问来由，便识机谋造其堰。垒石横铺两山嘴，截断咸潮积溪水。灌溉民田万顷余，……时人若解感此恩，年年祭拜王元暉。”<sup>①</sup>

这首用七言古体写成的诗歌，为我们概括地提供了一些基本的信息：一是该堰建于“太和”中，即在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作为本朝的人，且是僧人，一般说来不太可能打诳语。二是主持这一工程的是“令”“王元暉”。三是工程的内容是“垒石横铺”于“两山嘴”之间。四是工程的作用是“截咸积淡（溪水）”。

但是宋淳祐距唐大和毕竟有 400 余年之隔，是否有可能是魏岘的前人讹传？这首诗里又提供了另一个信息，僧人元亮因感于当时堰旁没有祭祀王元暉的庙，却立了一座其他神庙，他因此很有些不平，说：“山边却立他神庙，不为长官兴一祠。本是长官治此水，却将饮食祭闲鬼。”它山庙建于何时？现可考的文献，只有《备览·卷上·请加封善政侯申府列衔状》有这样的叙述：

---

<sup>①</sup> （宋）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下，烟屿楼本。

“缘神于唐朝已封善政侯，本朝乾道四年邦人有请，准省札，仍封善政侯，赐遗德庙额。”

并且魏岘在《备览》中专门为此歌诗作了跋，内说“予方幼时，盖尝耳其歌之大略矣，每以石刻不存为恨。咨询耆老有年，于兹近划得墨刻读之，甚喜”。因此这首歌诗基本可确定写于堰成之后而建庙之前，下文还会讲到。

最早记载它山堰的直接文献，今可稽考的是成书于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知州张津所纂的《四明图经·卷二·鄞县·渠堰二》，其首条说：

“它山堰，在县西南五十里。唐开元间邑宰王元暉之所建也。累石为堤，江河分流截为二，若神工然。明之为州，濒海枕江，水善泄而易竭，雨泽少屯，井泉辄涸，酌饮江水，人以为病。引它山之水自南门入城，潴为西湖，合境取给，始无旱晒之忧，它山堰之为利溥矣。”<sup>①</sup>

但这里所说的王元暉，是“开元间邑宰”。然而在同书“卷二·鄞县·祠庙十二”中，却有“它山堰善政侯庙，在县西南四十里。以庙碑考

---

<sup>①</sup> （宋）魏岘：《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它山水源》，烟屿楼本。

之，盖唐太和中邑宰琅琊王侯讳元暉之祠也。”的记载。这里虽然离县的距离与“渠堰二”有异，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庙碑考之”句，提供了资料的确切来源。这一庙碑起码早于 1169 年是无疑的，很可能是唐末建庙时所立。这条资料可以与《备览》中的僧元亮《它山歌诗》互证。而且该条目继续说：“……故乡民德之，立祠以祀。后封为善政侯。皇朝乾道四年……”撰写人在这里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识，即这座庙是立在“皇朝”即宋之前。如果说这一意识是有当时确切依据的，那么就使庙碑的记载起码提前了 209 年，而与唐大和年代最多相距 150 余年，就使这一说法具有更大的可信度。相形之下，同书的“开元间”说法反而失却了依据。关于这一点，历代的史料均未见有认真的考证。

在乾道《四明图经》修成的 58 年后，亦即在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在知府胡榘的主持下，罗浚修成了一本更为详尽的《四明志》，全书凡 21 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叙述谨严，不失古法”。在该书的“卷十二·叙鄞县·叙水”中，就有了进一步的说法：

“它山堰，县西南五十里。先是四明山水注于江，与海潮接，咸不可食，不可溉田。唐大和中，贺令王公元暉始垒石为堰于两山间。阔四十二丈，级三十有六，治铁灌之。渠与江截为二。”<sup>①</sup>

<sup>①</sup> (宋) 张津：乾道《四明图经》，烟屿楼本。

这里不但肯定了堰建成于唐大和间，而且提出了两个新的信息：一是堰的长度和高度，而且这一高度还要在 700 多年以后引出一桩公案；二是在修筑技术上提出了“以铁灌之”的新说法。此外，增补了宋代为解决“堤防浚导，岁以为常”的经费所出，“提刑程覃摄守，买田收租，以给经费”。实际上是以田租的形式，建立了一笔修缮浚治基金。

几乎与《四明志》同时代的 10 余年后，魏岘也写成了《四明它山水利备览》。这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水利工程的专著，它全面而详尽地记载了它山堰的有关资料，为我们深入研究它山堰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史料。为此，将另立一节加以专题论述。在这部著作中，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三点：首先，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它山堰建造的确切年代，“唐太和七年，邑令王侯元暉相地之宜，以此为水道，所历喉襟之处，规而作堰”<sup>①</sup>。关于这一点，魏岘自己没有写明资料所出或考证的依据，但据他在对书中其他不明处的分析论证的认真态度，我们只能相信他必定会有所依据或供推论的素材的，只是我们现在再也看不到这些资料了。其次是，它第一次提出了工程对于流量有效控制的概念，即所谓“涝则七分水入江，三分入溪；旱则七分入溪，三分入江”。再次，该书提出了上游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在《备览》之前目前可以查考的关于它山堰的主要文献大体如

---

<sup>①</sup> (宋)罗浚：宝庆《四明志》，烟屿楼本。

上。此后，直到修成于 1940 年的《鄞县通志》，历代文献都沿承了上述文献和《备览》的说法，只是增加历代新修新增工程的记载，此外还有一些治水理论的思考和管理措施。主要有如下以宁波地方志为主的文献。

[开庆]《四明续志》，宋知府吴潜主修于理宗开庆元年（1259）。主要记载了宝祐四年（1256）起沿海制置使吴潜知庆元（宁波）府三年间，经营它山堰的配套工程洪水湾的情况。其中写道：

“它山洪水湾岸坍水汇，关系匪轻。委官下都保，议于是。  
即其地为坝三，一濒江以御狂澜；一濒河以防罅漏；一则介其间，  
为表里之拓。金谓江之东南有何氏竹木园，当水之冲，激其势而  
北，欲撤其蔽而疏通之。官为给钱，市其业，浚地为江，因畚沙以  
实二坝之北。河堤坚密，江水安流矣。”<sup>①</sup>

这里不但提出了洪水湾作为它山堰的第二次分洪泄口的有机性和重要性，而且在水利工程的设计上作出了组合坝的创意，这在浙东水利史上实属首例。

令人遗憾的是，修纂于元仁宗延祐七年（1320）的[延祐]《四明志》却不能为我们提供新的材料。这部志书是庆元（宁波）府大学者

---

<sup>①</sup> (宋)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第三《水利·洪水湾》，烟屿楼本。

袁桷的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志中考核精审,不支不滥,颇有良史之风”。全书十二卷分为十二考,可惜应当有它山堰重要考证内容的《河渠考》等九—十一卷竟全文脱佚,使我们至今不能一睹其要义。

成书于元惠宗至正二年(1342)王元恭的[至正]《四明续志》虽为续志,然其载始末甚详,“志中所书堤堰,补袁志所不备”。在其对它山堰的记述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三点:一是对它山水利作用的评价中,首次提到了“以漕以灌”<sup>①</sup>,把交通功能提到了灌溉功能之前;二是在它山堰条目中字数不多的正文后,在附注里全文抄录了魏岘在《备览》中阐述的关于上游水土保持对减少河道淤沙的重要性的论述,表明了编者对于这一问题的高度共识和关注;三是一改前志只重它山堰主体的作用,而不重整个工程的系统作用的局限,把它山堰、回沙闸、洪水湾、小溪港、北山古港、乌金碶、积渎碶、行春碶和仲夏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记述,透露出编撰者对工程系统作用的重视和进一步的认识。

此后的文献如明黄润玉[天顺]《宁波府志》、清闻性道[康熙]《鄞县志》、曹秉仁[雍正]《宁波府志》、钱大昕[乾隆]《鄞县志》等文献,在其对于它山堰水利意义的认识和史料的独具慧眼的发现上,并无大的建树。关于这些资料,清人周道遵在谈到鄞县水利时有一段

<sup>①</sup> (元)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卷第四《鄞县西乡》,烟屿楼本。

综合性的评述：

“成化、嘉靖二志，似于《水利备览》未及一阅者；闻志体例割裂，湘潭溪渡堤堰碶闸各以类从……邱志但作一总论，统东西乡言之……李志、曹志直袭邱志原文，一字不加增损；钱志仅附载于山川卷内，专据胥吏案牍，记现存碶闸丈尺之数，即旧志亦不甚加采取。”<sup>①</sup>

为此，周道遵在清道光间撰成宁波地方第一本水利专志《甬上水利志》。对于这本水利志的评价，《四明丛书》编印者张寿镛作了简明的阐述：

“自延祐志阙三卷，河渠适在其中，吾乡水利遂往往失考。且纂志者辄喜谈山川景物之美，而郡国利病所在，必沿流溯源乃可下笔，则惮而忽之。以是吾乡邑志水利一门，率略而不详，为世所诟。先生独能采集诸书，尽录碑刻，桥梁详其地址，碶闸详其丈尺，复分别城乡，辨其水道之通塞，而为后人修复之地……凡前志所阙者，据以补证，且可以无憾……光绪鄞志，为徐柳泉先生所修，水利一门独详，凡斯志所载，尽已采录。”<sup>②</sup>

---

<sup>①</sup> (清)周道遵：《甬上水利志》卷一《考述》，张约园《四明丛书》本。

<sup>②</sup> 张寿镛：《甬上水利志序》，同上。

应该说,这本书在宁波的水利史料中是有独到的地位的。但其于它山堰的记载上,却主要摘抄乾道图经、李志、钱志、闻志,以及宋杨蒙《重修它山堰引水记》、宋魏行已《修增它山堰记》,以及几乎全文抄《备览·卷上》。这里我们看到撰写者对《备览》和宋人记载的重视和坚信不疑。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编者的编纂实际中,发现隐蔽其中的对于它山堰的水利思想。他以《卷四·南乡河渠》整卷为一个单位,全面记述了它山水系。其在水工建筑上,除它山堰外只记碶不记堰,而所记 10 个配套碶闸中,又广引史料、重笔详记了最为重要的余丰、行春、风棚、乌金 4 碉。在编排中又是先写配套再记主堰。因而使我们基本可以看到编者的水利思想上的某些倾向,即蓄泄重于引水,配套重于主堰,调度重于既定容量。其所反映的是针对它山堰水利系统当时的实际,更需要强调整体调度、重点防范和史志撰写中的反对只重考据不顾实用的务实态度。作者实际上有强烈的指导实践的意图。

其后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是清人姚燮(梅伯)的手抄本《四明它山图经》。这看上去是继《备览》后又一本关于它山堰的水利专著,但是实际上它是一本山水名胜地理之书。但是它对于它山水利的一大贡献是,姚氏通过实地的考察,理清了它山堰水系的全貌,以订证前辈学者著作中的相互矛盾之处。关于这一点,他在《图经·今水源委上》中说:

“读魏吉州书,证之宋元七家之志,复参之以隐学、东石、南

雷、慈泉、谢山、樗庵诸先生之言，辄不禁掩卷而疑，掷卷而起也。”<sup>①</sup>

其后，他就深入四明山深处，从源头开始调查水系。他所怀疑和感到矛盾的，正是宁波历代地方史和水利史的大家高宇泰、谢仰曾、闻性道、黄宗羲、全祖望、蒋学镛诸先生的著作。这些由大家们各执一说所造成的矛盾，也同样困惑着一代代的研究者们。他勇敢地提出了怀疑，并采取了一种很洒脱的实证主义治学方式。

值得称道的是其后的清董沛、张恕、徐时栋在同治七年（1868）所纂的[同治]《鄞县志》。由于其书历十三年而成，付梓已是光绪年间，故又称“光绪志”。此书凡七十五卷，三百余万字，其以“浩博详备，简繁得当”而成为一代名志。其书“卷七·水利下”的“它山堰”条目中，不但详尽地综合了此前的各种历史文献的精华，而且表现了“句句有出处”式的严谨的考据学风，成为在历代诸文献中学术性最强的一种。此书对于它山堰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一是把此前的各种文献进行排编考订，前后对照，去芜存精，去伪存真。因而不是面面俱到的罗列史料，而是以精确的史料尽可能简约地说明问题；二是对考据所涉有关资料取舍辨识的关键观点均以“案语”加以说明；三是搜寻大量有价值的金石碑版、序跋文章来佐证文献，附录备考，在

---

<sup>①</sup> （清）姚燮：《四明它山图经》，鄞县文献委员会抄本。